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八

馮跋滅後燕

晉安帝隆安五年燕王盛懲其父竇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又自矜聰察多所猜忌羣臣有讖介之嫌皆先事誅之由是宗親勳舊人不自保八月丁亥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上將軍秦興反讚謀帥禁兵襲盛事發死者五百餘人壬辰夜前將軍段璣與秦興之子興反讚之子秦潛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帥左右出戰賊衆逃潰璣被創匿廂屋間俄有一賊從闥中擊盛盛被傷輦升前殿申約禁衛事定而卒中壘將軍慕容拔可從僕射郭仲白太后丁氏以為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衆望在盛弟司徒尚書令平原公元而河間公熙素得幸於丁氏丁氏乃廢太子定密迎熙入宮明日羣臣入朝始知有變因上表勸進於熙熙以讓元元不敢當癸巳熙即天王位捕獲段璣等皆夷三族甲午大赦丙申平原公元以嫌賜死閏月

辛酉葬盛於興平陵謚曰昭武皇帝廟號中宗丁氏送葬未還中領軍慕容提步軍校尉張佛等謀立故太子定事覺伏誅定亦賜死丙寅大赦政元光始

元興元年燕王熙納故中山尹符謀二女長曰娥為貴人幼曰訓英為貴嬪貴嬪尤有寵丁太后怨恙與兄子尚書信謀廢熙立章武公淵事覺熙逼丁太后令自殺葬以后禮謚曰獻幽皇后十一月戊辰殺淵及信辛未熙攻于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尚方兵於後作亂殺司隸校尉張顯入掠官殿取庫兵脅營署閉門乘城熙馳還城上人皆投仗開門盡誅反者唯和走免甲戌大赦

二年夏五月燕王熙作龍騰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築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

冬十二月己酉立符貴嬪為皇后大赦

三年夏四月燕王熙於龍騰苑起逍遙宮連房數百鑿曲光池盛夏十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

秋七月燕符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榮自言能療之昭儀卒燕王熙立榮於公車門支解而焚之至冬十一月燕王熙與符后遊畋北登白鹿山東踰青嶺南臨滄海而還士卒為虎狼所殺及凍死者五千餘人

義熙元年冬十二月燕王熙襲契丹

二年春正月燕王熙至陁北畏契丹之衆欲還符后不聽戊申遂棄輜重輕兵襲高句麗二月燕軍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踣攻高句麗木底城不克而還夕陽公雲傷於矢且畏燕王熙之虐遂以疾去官

二年春二月燕王熙為其后符氏起承華殿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宿軍典軍杜靜載棺詣闕極諫熙斬之符氏嘗季夏思凍魚仲冬須生地昔熙下有司切責不得而斬之夏四月癸丑符氏卒熙哭之慙絕火而復蘇

喪之如父母朕斬衰食粥命百官於宮內設位而哭使人案檢哭者無淚則罪之羣臣皆含辛以為淚高陽王妃張氏熙之嫂也羨而有巧思熙欲以為殉乃毀其襪韠中得弊氈遂賜死右僕射韋瑒等皆忌為殉沐浴俟命公卿以下至兵民戶率營陵皆殫府藏陵周圍數里熙謂監作者曰善為之朕將繼往丁酉燕太后段氏去尊漏出居外宮 秋七月癸亥燕王熙葬其后符氏于微平陵喪車高大毀北門而出熙被髮徒跣步從二拾餘里甲子大赦初中衛將軍馮跋及弟侍御郎素弗皆得罪於熙熙欲殺之跋兄弟亡命山澤熙賦役繁數民不堪命跋素弗與其從弟萬泥謀曰吾輩還首無蹠不若因民之怨共舉大事可以建公侯之業事之不捷死未晚也遂相與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北部司馬孫護之家及熙出送葬跋等與左衛將軍張興及符進餘黨作亂跋素與慕容雲善乃推雲為主雲以疾辭跋曰河間淫虐人神共怒此天亡之時也公高氏名家

何能為人養子而棄難得之運乎扶之而出跋弟乳陳等帥眾攻弘光門鼓噪而進禁衛皆散跋遂入宮授甲閉門拒守中黃門趙洛生走告于熙熙曰鼠盜何能為朕當還誅之乃置后柩於南苑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宿於門外乙丑雲即天王位大赦改元正始熙退入龍騰苑尚方兵楮頭踰城從熙稱營兵同心效順唯侯軍至熙聞之驚走而出左右莫敢迫熙從溝下潛遁良久左右怪其不還相與尋之唯得衣冠不知所適中領軍慕容拔謂中常侍張仲曰大事垂捷而帝無故自驚深可怪也然城內企遲至必成功不可稽留吾當先往趣城卿留待帝得帝速來若帝未還吾得如意安撫城中徐追未晚乃分將壯士二千餘人登北城將士謂熙至皆投仗請降既而熙久不至拔兵無後繼眾心疑懼復下城赴苑遂皆潰去拔為城中人所殺丙寅熙微服匿於林中為人所執送於雲雲數而殺之拜其諸子雲復姓高氏幽州刺史上庸公懿以令

支降魏魏以韶為平州牧昌黎王懿評之孫也。秋八月北燕王雲以馮跋為都督中外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馮萬泥為尚書令馮素弗為昌黎尹馮弘為征東大將軍孫護為尚書左僕射張興為輔國大將軍弘跋之弟也。

四年春正月北燕王雲立妻李氏為皇后子彭城為太子夏五月北燕以尚書令馮萬泥為幽冀二州牧鎮肥如中軍將軍馮乳陳為并州牧鎮白狼撫軍大將軍馮素崇為司隸校尉務銀提為尚書令。秋七月北燕王雲封慕容歸為遼東公使主燕祀。

五年冬十月北燕王雲自以無功德而居大位內懷危懼常畜養壯士以為腹心爪牙寵臣離班挑仁專典禁衛賞賜以巨萬計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憾戊辰雲臨東堂班仁懷劔執紙而入稱有所啟班抽劔擊雲雲以几扞之仁從旁擊雲弒之馮跋升洪光門以觀變。

帳下督張泰李桑言於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為公斬之乃奮劔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嚴推跋為主跋以讓其弟范陽公素弗素弗不可跋乃即天玉位於昌黎大赦詔曰陳氏代姜不改齊國宜即國據曰燕改元太平謚雲曰惠懿皇帝跋尊母張氏為太后立妻孫氏為王后子永為太子以范陽公素弗為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孫護為尚書令張興為左僕射汲郡公弘為右僕射廣川公萬說為幽平二州牧上谷公乳陳為并青二州牧素弗少豪俠放蕩嘗請婚於尚書左丞韓崇崇拒之及為宰相待崇尤厚好申拔舊門謙恭儉約以身帥下百僚憚之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七年秋七月燕王跋以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桑然可汗斛律遣使獻馬三千匹於跋求娶跋女樂浪公主跋命羣臣議之遼西公素弗曰前世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朕方

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以樂浪公主妻之政勤於政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歛每遣守宰必親引九問為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悅之

十年夏五月河間人楮匡言於燕王政曰陛下龍飛遼碣舊邦族黨傾首朝陽以日為歲請往迎之政曰道踬數千里復隔異國如何可致匡曰章武臨海舟楫可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為難也政許之以匡為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資遣之匡與政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帥五千餘戶歸于和龍契丹庫莫奚皆降於燕政署其大人為歸善王政弟丕避亂在高句麗政召之以為左僕射封常山公

蒙遜滅西涼

晉安帝隆安四年 初隴西李暠好文學有令名嘗與郭鑿及同母弟敦煌宋綰同宿廢起謂綰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終當有國家有駟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及孟敏為沙州刺史以暠為效穀令宋綰事北涼王蒙為

中散常侍孟敏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暠溫雅有惠政推為敦煌太守暠初難之會宋綰自張掖告歸謂暠曰段王無遠略終必無成兄志郭鑿之言郭白額駒今已生矣暠乃從之遣使將命於蒙蒙因以暠為敦煌太守右衛將軍敦煌索嗣言於蒙曰李暠不可使處敦煌蒙以嗣代暠為敦煌太守使帥五百騎之官嗣未至二十里移暠迎已暠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綰止之曰段王闇弱正是英豪有為之日將軍據一國成資奈何拱手授人嗣自恃本郡謂人情附已不意將軍猝能拒之可一戰禽也暠從之先遣綰見嗣囑以甘言綰還謂暠曰嗣志驕兵弱易取也暠乃遣邈綰與其二子款讓逆擊之嗣敗走還張掖暠素與嗣善尤恨之表蒙請誅嗣沮渠男成亦惡嗣勸蒙除之蒙乃殺嗣遣使謝暠進暠都督涼興巴西諸軍事鎮西將軍 冬十一月北涼晉昌太守唐瑄叛移檄六郡推李暠為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涼公頌敦煌太

守高赦其境內改元庚子以瑀為征虜將軍郭謙為軍諮祭酒索仙為左長史張邈為右長史丹建興為左司馬張體順為右司馬遣從事中郎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巴西諸城皆下之酒泉太守王德亦叛北涼自稱河州刺史北涼王崇使沮渠蒙遜討之德焚城將部曲奔唐瑤蒙遜追至沙頭大破之虜其妻子部落而還

元興三年秋九月西涼公高立子歆為世子

義熙元年春正月西涼公高自稱大將軍大都督領秦涼二州牧大赦改元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建康 秋九月西涼公高與長史張邈謀徙都酒泉以逼沮渠蒙遜以張體順為建康太守鎮樂涇以宋繇為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于酒泉高手令戒諸子以為從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弄成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真偽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慎勿逆詐僥倖輕加聲色務

廣咨詢勿自專用吾蒞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令垢匿瑕朝為寇讎夕為心膂粗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為有餘庶亦無愧前人也

二年秋九月沮渠蒙遜襲酒泉至安珍高戰敗城中蒙遜引還

六年秋八月沮渠蒙遜伐西涼敗西涼世子歆于馬廟禽其將朱元虎而還涼公高以銀二千斤金二千兩贖元虎蒙遜歸之遂與高結盟而還七年秋八月沮渠蒙遜帥輕騎襲西涼西涼公高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遽來襲我我閉門不與戰待其銳氣竭而擊之蔑不克矣頃之蒙遜糧盡而歸高遣世子歆帥騎七千邀擊之蒙遜大敗獲其將沮渠百年

十二年夏六月涼司馬索承明上書勸涼公高伐河西王蒙遜高引見謂之曰蒙遜為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為孤

陳之直唱大言使孤東討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承明慙懼而退

十三年春正月涼公暉寤疾遺命長史宋繇曰吾死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訓導之二月暉卒官屬奉世子歆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大赦改元嘉興尊歆母天水尹氏為太后以宋繇錄三府事謚暉曰武昭王廟號太祖夏四月河西王蒙遜遣張掖太守沮渠廣宗詐降以誘涼公歆歆發兵應之蒙遜將兵三萬伏於蓼泉歆覺之引兵還蒙遜追之歆與戰於解支澗大破之斬首七千餘級蒙遜城建康置戍而還

十四年秋九月河西王蒙遜復引兵伐涼涼公歆將拒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變其秋稼而還歆遣使來告襲位冬十月以歆為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酒泉公

恭帝元熙元年涼公歆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從事中郎張顯上疏以

小土三分勢不支又兼并之本在於務農懷遠之略莫如寬簡今入歲不陰陽失序風雨乖和是宜減膳撤懸側身脩道而更繁刑峻瀆繕築不止殆非所以致興隆也昔文王以百里而興二世以四海而滅前車之軌得失昭然太祖以神聖之姿為西夏所推左取酒泉右開西域殿下不能奉承遺志混壹涼土作蹤張后將何以下見先王乎沮渠蒙遜胡夷之傑內脩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際身均士卒百姓懷之樂為之用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遜亦懼蒙遜方為社稷之憂歆覽之不悅玉簿泥稱上疏諫曰天之子愛人主殷勤至矣故政之不脩下災異以戒告之改者雖危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亡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三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閤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行年五十有九請為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蒼歲安之初西平地

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帥奄至都城不守梁獻既為涼州不撫百姓專為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墮石於閑豫堂明年為呂光所殺改崇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於瓜州蒙遜篡弒於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所明知也故毅先王鴻漸之地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天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衰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狐上南門亦變異之大者也今蠻夷益盛中國益微願殿下亟罷宮室之役止遊畋之娛延禮英俊愛養百姓以應天變防未然歆不從

朱高祖武帝初元元年秋七月甲辰詔以涼公歆為都督高昌等七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酒泉公秦主熾磐為安西大將軍 河西王蒙遜欲伐涼先引兵攻秦浩疊既至潛師還屯川巖涼公歆欲乘虛襲張掖宋絲張體順切諫不聽太后及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希自守猶懼不足

何暇伐人先王臨終殷勤戒汝深慎用兵保境寧民以俟天時言猶在耳柰何棄之蒙遜善用兵非汝之敵數年以來常有兼并之志汝國雖小足為善政脩德養民靜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休明汝將事之豈得輕為舉動僥真非望以吾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亦不聽宋絲歎曰今茲大事去矣歆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術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克浩疊將進攻黃谷歆聞之喜進入都瀆濶蒙遜引兵擊之戰于懷城歆大敗或勸歆還保酒泉歆曰吾違老母之言以取敗不殺此胡何面目復見我母遂勒兵戰於蓼泉為蒙遜所殺歆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頌羽林右監密左將軍毗右將軍亮西犇敦煌蒙遜入酒泉禁侵掠士民安堵以宋絲為吏部郎中委之選舉涼之舊臣有才望者咸禮而用之以其子牧犍為酒泉太守敦煌太守李恂翻之弟也與翻等棄敦煌奔北山蒙遜以索嗣之子元緒行敦煌太守蒙遜

還姑臧見涼太后尹氏娶其女為牧犍婦索元緒麤險好殺大失人和即
人宋承張弘密信招李恂冬恂帥數千騎入敦煌元緒東奔涼與承等推
恂為冠軍將軍涼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河西王蒙遜帥眾二萬攻李恂于敦煌三月河西王蒙遜築
堤壅水以灌敦煌李恂乞降不許宋承舉城降恂自殺蒙遜屠其城獲恂
子弟寶囚于姑臧

乞伏滅南涼

宋安帝義熙六年 初南涼王傉檀遣左將軍祐木等伐沮渠蒙遜掠臨
松千餘戶而還蒙遜伐南涼至顯美徙數千戶而去南涼太尉俱延復伐
蒙遜大敗而歸是月傉檀自將五萬騎伐蒙遜戰于窮泉傉檀大敗單馬
奔還蒙遜乘勝進圍姑臧姑臧人懲王鍾之誅皆驚潰夷夏萬餘戶降于
蒙遜傉檀懼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伯為質於蒙遜以請和蒙遜許之歸

胡阮逃還伯為追兵所執蒙遜徙甘肅八千餘戶而去右衛將軍折
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傉檀畏蒙遜之逼且懼嶺南為奇鎮所據乃遷于樂
都番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傉檀繞山 城魏安人侯謏等閉門作亂收合
三千餘家據南城推焦朗為大都督 驩大將軍謏自稱涼州刺史降于
蒙遜

七年焦朗猶據姑臧沮渠蒙遜攻 其城執朗而宥之以其弟罕為秦州
刺史鎮姑臧遂伐南涼圍樂都三旬 不克南涼王傉檀以子安周為質乃
還 南涼王傉檀欲復伐沮渠蒙遜 却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新并姑臧
凶勢方盛不可攻也傉檀不從五年 俱進至番未若舊掠五千餘戶而還
將軍屈右曰今既獲利宜倍道旋 早度險阨蒙遜善用兵若輕軍猝至
大敵外逼徙戶內叛此危道也衛 尉伊力延曰彼步我騎勢不相及今倍
道而歸則示弱且捨棄資財非 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兵至傉檀敗

走蒙遜進圍樂都偁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為質以請和蒙遜乃還
九年南涼王偁檀伐河西王蒙遜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又敗之於若涼因
進圍樂都二旬不克南涼湟太守文支以郡降于蒙遜蒙遜以文支為
廣武太守蒙遜復伐南涼湟檀以太尉俱延為質乃還
十年唾契汗乙弗等部皆南涼南涼王偁檀欲討之邈川護軍孟愷諫
曰今連年饑饉南通熾磐北逼蒙遜百姓不安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
與熾磐結盟通糴慰撫雖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偁檀不從謂太子虎臺
曰蒙遜近去不能猝來口夕所慮唯在熾磐然熾磐兵少易禦汝謹守樂
都吾不過一月必還矣乃帥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馬牛羊四十餘萬
河南王熾磐聞之欲樂都群臣咸以為不可太府主簿焦襲曰偁檀不
顧近患而貪遠利我今伐之絕其西路使不得還救則虎臺獨守窮城可
坐禽也此天亡之時必不可失熾磐從之乃帥騎二萬襲樂都虎臺憑城

拒守熾磐四面攻之南涼撫軍從事中郎慰肅言於虎臺曰外城廣大難
守殿下不若聚國人守內城肅等帥晉人拒戰於外雖有不捷猶足自存
虎臺曰熾磐小賊旦夕當走卿何過慮之深虎臺疑晉人有異心悉召蒙
望有謀勇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熾磐乘虛內侮國家危於累卵愷等進
欲報息退顧妻子人思效死而殿下乃疑之如是邪虎臺曰吾豈不知君
之忠篤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夕城潰熾磐入樂都遣平遠
將軍捷度帥騎五千追偁檀以鎮南將軍謙屯為都督河右諸軍事涼州
刺史鎮樂都禿髮趙單為西平太守鎮西平以趙恢為廣武太守鎮廣武
曜武將軍王基為晉興太守鎮浩亶徙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于枹
罕赴單烏狐之子也樂都之潰也南涼安西將軍樊尼自西平犇告南
涼王偁檀偁檀謂其眾曰今妻子皆為熾磐所虜退無所歸卿等能與吾
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乎乃引兵西眾多逃還偁檀遣鎮北將軍

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唯樊尼與中軍將軍紇勃後軍將軍
洛肱散騎常侍陰利鹿不去俾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
不亦鄙乎四海之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也與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
樊尼吾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一萬蒙遜方招懷士民存
亡繼絕汝其從之紇勃洛肱亦與尼俱行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
而死遂歸于熾磐唯陰利鹿隨之俾檀謂利鹿曰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
利鹿曰臣老母在家非不思歸然委質為臣忠孝之道難以兩全臣不才
不能為陛下泣血求救於鄰國敢離左右乎俾檀歎曰知人固未易大臣
親戚皆棄我去今日忠義終始不虧者唯卿一人而已俾檀諸城皆降於
熾磐獨尉賢政屯浩靈固守不下熾磐遣人謂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
在吾所獨守一城將何為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為國藩屏雖知樂都已
陷妻子為禽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

豈足動心若貪一時之利忘委付之重者大王亦安用之熾磐乃遣虎臺
以手書諭之賢政曰汝為諸副不能盡節面縛於人莫入心吾望萬世之
業賢政義士豈效汝乎聞俾檀至左南乃降熾磐聞俾檀至遣使郊迎待
以上賓之禮秋七月熾磐以俾檀為驃騎大將軍賜爵左南公南涼文武
依才銓叙歲餘熾磐使人鳩俾檀左右請解之俾檀曰吾病豈宜療邪遂
死謚曰景玉虎臺亦為熾磐所殺俾檀子保周賀俱延子覆龍利鹿孤孫
副周烏孤孫承鉢昔犇河西王蒙遜久之又犇魏宋營陽王景平元年南
涼禿髮傉檀之死也河西王蒙遜遣人誘其故太子虎臺許以番禾西安
二郡處之且借之兵使伐秦報其父讎復取故地虎臺陰許之事泄而止
秦王熾磐之后虎臺之妹也熾磐待之如初后密與虎臺謀曰秦本我之
仇讎雖以婚姻待之蓋時宜耳先王之薨又非天命遺令不治者欲全濟
子孫故也為人子者豈可臣妾於仇讎而不思報復乎乃與武衛將軍越

質洛城謀弑熾磐后妹為熾磐左夫人有寵知其謀而告之熾磐殺后及
虎臺等十餘人

蒙遜伐西秦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春三月河西王蒙遜攻西秦廣武郡拔之西秦王熾
磐遣將軍乞伏暉尼寅邀蒙遜於浩亶蒙遜擊斬之又遣將軍圻斐等師
騎一萬據勒姐嶺蒙遜擊禽之 夏五月西秦王熾磐帥眾三萬襲湟河
蒙遜弟漢平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破之熾磐將引去漢平長史焦相將軍
段景潛召熾磐熾磐復攻之漢平力屈為熾磐所禽

十二年春正月西秦王熾磐攻秦洮陽公彭利和於強川沮渠蒙遜攻石
泉以救之熾磐至沓中引還二月熾磐遣襄武侯曇達救石泉蒙遜亦引
去蒙遜遂與熾磐結和親

宋武帝永初元年春正月秦王熾磐立其子暮末為太子 秋九月秦振

武將軍王基等襲河西王蒙遜胡園戍俘二千餘人而還

二年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右衛將軍沮渠劭善建節將軍沮渠苟生帥
眾七千伐秦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木奕干等帥步騎五千拒之敗劭善
等于五澗虜苟生斬首二千而還

三年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帥眾壹萬耀兵嶺南遂屯
五澗九月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出連虔等帥騎六千擊之 冬十月秦
出連虔與河西沮渠成都戰擒之

營陽王景平元年夏四月秦王熾磐謂其羣臣曰今宋雖奄有江南夏人
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主弈世英武賢能為用且讖云恒代之北當
有真人吾將舉國而事之乃遣尚書郎莫者阿胡等入見于魏貢黃金二
百斤并陳伐夏方略

文帝元嘉元年秋七月秦王熾磐遣太子暮末帥征北將軍木奕干等步

騎三萬出貂渠谷攻河西白草嶺臨松即皆破之徙民二萬餘口而還
二年夏四月秦王熾磐遣平遠將軍叱盧獫等襲河西鎮南將軍沮渠白
蹄於臨松擒之徙其民五千餘戶于枹罕

三年春正月秦王熾磐復遣使如魏請用師于夏秋八月秦王熾磐伐
河西至廉川遣太子暮末守枹騎三萬攻西安不克又攻番禾河西王蒙
遜發兵禦之且遣使說夏主使乘虛襲魏夏主遣征南大將軍呼盧古
將騎二萬攻苑川車騎大將軍常伐枹騎三萬攻南安熾磐聞之引歸九
月徙其境內老弱畜產於澆河及莫河仍寒川留左丞相曇遠守枹罕韋
伐攻拔南安獲秦秦州刺史翟藥南安太守李定冬十月秦左丞相曇
遠與夏呼盧古戰於嶮嶺山曇遠兵敗十一月呼盧古率伐進攻枹罕秦
王熾磐遣保定連呼盧古入南城鎮京北軍趙壽生帥死士三百人力戰
却之呼盧古率伐又攻沙州刺史出連處于湟河處遣後將軍乞伏萬年

擊敗之又攻西平執安西將軍庫洛干斃戰士五千餘人掠民二萬餘戶
而去

四年夏六月秦王熾磐還枹罕秋八月秦王熾磐遣其叔父平遠將軍
渥頭等八貢于魏

五年夏五月秦文招王熾磐卒太子暮末即位大赦改元永弘六月葬

秦文招王于武平陵廟號太祖秦王暮末以右丞相元基為侍中相國都
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鎮軍大將軍河州牧謙忠為驃騎大將軍徵安

北將軍涼州刺史段暉為輔國大將軍御史大夫叔父右禁將軍千年為
鎮北將軍涼州牧鎮湟河以征北將軍木奔千為尚書令車騎大將軍以

征南將軍吉毗為尚書僕射衛大將軍河西王蒙遜因秦喪伐秦西平西
平太守麴承謂之曰殿下若先取樂都則西平必為殿下之有西平苟望

風請服亦明主之所疾也蒙遜乃釋西平攻樂都相國元基帥騎三千救

樂都甫入城而河西兵至攻其外城克之絕其水道城中飢渴死者大半東羗乞提從元基救樂都陰與河西通謀下繩引內其兵登城者百餘人鼓譟燒門元基帥左右奮擊河西兵乃退初大招王疾病謂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渠成都為蒙遜所親重汝宜歸之至是暮末遣使詣蒙遜許歸成都以求和蒙遜引兵乃遣使入秦弔祭暮末厚資送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猶疑之使恢武將軍沮渠奇珍伏兵於捫大嶺執伐并其騎士三百人以歸既而遣尚書郎王杼送伐還秦并遺暮末馬千匹及錦罽銀繒秋七月暮末遣記室郎中馬艾如河西報聘 冬十二月河西王蒙遜伐秦至磐夷秦相國元基等將騎萬五千拒之蒙遜還攻西平征虜將軍出連輔政等將騎二千救之

六年春正月秦出連輔政等未至西平河西王蒙遜拔西平執太守麴承夏五月河西王蒙遜伐秦秦王暮末留相國元基守枹罕遣使定連南

安太守翟承伯等據罕开谷以應河西暮末擊破之進至治城西安太守莫者幼眷據汧川以叛暮末討之為幼眷所敗還于定連蒙遜至枹罕遣世子興國進攻定連六月暮末逆擊興國於治城擒之追擊蒙遜至譚郊吐谷渾王慕瓚遣其弟沒利延將騎五千會蒙遜伐秦暮末遣輔國大將軍段暉等邀擊大破之 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使送穀三十萬斛以贖世子興國于秦秦王暮末不許蒙遜乃立興國母弟菩提為世子暮末以興國為散騎常侍以其妹平昌公主妻之

七年秦王暮末為河西所逼遣其臣王愷烏訥闐請迎於魏魏人許以平涼安定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戶萬五千東如上邽至高田谷給事黃門侍郎郭恒謀劫沮渠興國以叛事覺暮末殺之夏主聞暮末將至發兵拒之暮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渾 十一月魏尚書庫結帥騎五千迎秦王暮末秦衛將軍吉毗以為不宜內徙暮末從之庫結引

還南安諸羌萬餘人叛秦推安南將軍督八郡諸軍事廣寧太守焦遺為主遺不從乃劫遺族子長城護軍亮為主帥衆攻南安暮末請救於氏主楊難當難當遣將軍符獻帥騎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擊諸羌諸羌潰亮奔還廣寧暮末進軍攻之以手令與焦遺使取亮十二月遺斬亮首出降暮末進遣弼鎮國將軍秦略陽太守弘農楊顯以即降夏

八年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其叔父北平公韋伐帥衆一萬攻南安城中大飢人相食秦侍中征虜將軍出連輔政侍中右衛將軍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跋跋踰城奔夏秦王暮末窮蹙輿輓出降并沮渠與國送於上邽秦太子司直焦楷奔廣寧泣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居藩鎮重任今本朝顛覆豈得不帥見衆唱大義以殄寇讎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顧以大兵追之是趣絕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為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衆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遺

百人不獨舉事十緡河西 夏五月夏主殺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

劉裕滅南燕

晉安帝義熙元年 初南燕主備德仕秦為張掖太守其九納與毋公孫

氏居于張掖備德之從秦主堅寇淮南也留金刀與其毋別備德與燕王

垂舉兵於山東張掖太守符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

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微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公孫氏及段氏

逃于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

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毋子緡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

徙長安率卒段氏為超娶其女為婦超恐為秦人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

賤之惟東平公紹見而異之言於秦王興曰暮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真狂

願微加官爵以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故為謬對或問而不答興謂紹曰諺

云妍皮不裹疑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人吳辯往視之辯因鄉人宗正謙賈卜在長安以告超超不收告其母妻潛與謙變姓名逃歸南燕行至梁父鎮南長史悅壽以告兗州刺史慕容法法曰昔漢有卜者詐稱衛太子今安知非此類也不禮之超由是與法有隙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迎之超至廣固以金刀獻於備德慟哭悲不自勝封超為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妙選時賢為之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為嗣超入則侍奉盡歡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內外譽望翕然歸之 秋九月汝水竭南燕主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北海王超請禱之備德曰人主之命短長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固請不許戊午備德引見羣臣于東陽殿義立超為太子俄而地震百僚驚恐備德亦不自安還宮是夜疾篤瞑不能言段后大呼令召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備德開目領之乃立超為皇太子大赦備德尋卒為十餘棺夜分出四門

廛山谷已未超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上尊號后為皇太后以北地王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為征南大將軍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加慕容鎮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令封孚為大尉麴仲為司空封嵩為尚書左僕射癸亥虛葬備德於東陽陵謚曰獻武皇帝廟號世宗超引所親公孫五樓為腹心備德故大臣北地王鍾段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超以鍾為青州牧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外羈不處內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望懿百姓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不從鍾宏心皆不平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五樓聞而恨之

二年南燕主超猜虐日甚政出權倖盤于遊畎封孚韓諱屢諫不聽超嘗臨軒問孚曰朕可方前世何主對曰桀紂超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為改容

鞠仲謂子曰與天子言何得如是宜還謝子曰行年七十惟求死所耳竟不謝超以其時望優容之 秋九月南燕公深五樓欲擅朝權諸北地王鍾於南燕主超請誅之南燕主備德之卒也慕容法不拜喪超遣使讓之法懼遂與鍾及段宏謀反超聞之徵鍾鍾稱疾不至超收其黨侍中慕容統等殺之征南司馬卜珍告左僕射封嵩數與法往來疑有姦超收嵩下廷尉太后懼泣告超曰嵩數遣黃門令牟常說吾云帝非太后所生恐依永康故事我婦人識淺恐帝見殺即以語法法為謀見誤知復何言超乃車裂嵩西中郎將封融拜魏超遣慕容鎮攻青州慕容昱攻徐州右僕射濟陽王疑及韓範攻兗州昱拔莒城段宏拜魏封融與羣盜襲石塞城殺鎮西大將軍餘鬱國中振恐濟陽王疑謀殺韓範襲廣固範知之勒兵攻疑疑拜梁父範并將其眾攻梁父克之法出拜魏疑出拜秦慕容鎮克青州鍾殺其妻子為地道以出與高都公始皆拜秦秦以鍾為始平太守疑為侍中南燕主超好變更舊制朝野多不悅又欲復肉刑增置烹轅之法眾議不合而止冬十月封皇卒

三年南燕主超母妻猶在秦超遣御史中丞封愷使於秦以請之秦王與曰昔符氏之敗太樂諸伎悉入于燕燕今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所請乃可得也超與羣臣議之左僕射段暉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且大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不如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結此既能往彼亦能來非國家之福也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為之降屈乎中書令韓範嘗與秦王俱為符氏太子舍人若使之往必得如志超從之乃使韓範聘于秦稱藩奉表慕容疑言於興曰燕王得其母妻不復可臣宜先使送伎興乃謂範曰朕歸燕王家屬必矣然今天時尚熱當俟秋涼八月秦使負外散騎常侍韋宗聘於燕超與羣臣議見宗之禮張華曰陛下前既奉表今宜北面受詔封暉曰

大燕七聖重光柰何一旦為豎子屈節超曰吾為太后屈願諸君勿復言
遂北面受詔 冬十月南燕主超使左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獻太樂
伎一百 一人於秦秦王興乃還超毋妻厚其資禮而遣之超親帥六宮
迎於馬耳關

四年春正月南燕主超尊其母段氏為皇太后妻呼延氏為皇后超祀南
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羽儀帷幄皆毀裂超
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
重之所致也超乃大赦黜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 冬十一月南燕汝
水竭河凍皆合而澗水不冰南燕主超惡之問於李宣對曰澗水無冰良
由帶京城近日月也超大悅賜朝服一具

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南燕主超朝會羣臣歎太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
領軍將軍韓諱曰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三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以伺魏
釁恢復先業而更侵掠南鄰以廣讎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

二月南燕將慕容興宗斛穀提公孫歸等帥騎寇宿豫拔之大掠而去簡
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歸五樓之兄也是時五樓為侍中尚書領左
衛將軍專摠朝政宗親並居顯要王公內外無不憚之南燕王超論宿豫
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為郡縣公桂林王鎮諫曰此數人者勤民頓兵為國
結怨何功而封超怒不答尚書都令史王儼諫事五樓比歲屢遷官至左
丞國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超又遣公孫歸等寇濟南俘男女千餘
人而去自彭城以南民皆堡聚以自固詔并州刺史劉道憐鎮淮陰以備
之 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
謝裕參軍臧熹以為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謝裕安之兄孫
也 巳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
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壅壁清

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柰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會葬不
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胸退
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
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
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救
段暉帥兗州之眾緣出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狡
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爰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
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
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
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羣麥禾布野柰何芟苗從民先自
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躡之何憂不克輔國將軍廣寧王賀賴盧
言謀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

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
也超不從鎮出謂韓幹曰主上無不能逆戰却敵又不肯從民清野延敵
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也中華之士復為支身
矣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構苻梁父二成脩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
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言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
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臥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
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
騎五萬屯臨胸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
蔑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葉為左右翼方執徐
進與燕兵戰於臨胸南向身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
出戰臨胸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
裕遣藩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內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胸

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壞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改驛於城
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獲其玉
璽輦及豹尾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
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墻三重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
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遣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以為錄
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
陛下親董六師犇敗而還羣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內患恐不暇
分兵救人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
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為美比於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樂浪王
惠曰不然晉兵乘勝氣勢百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
勃相持不足為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如唇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
臣則不能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為燕秦所重宜遣乞師超從之秋七月加

劉裕北青冀二州刺史南燕尚書略陽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踰城來
裕以為行參軍尊苗皆超所委任以為腹心者也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
若得綱便為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
於裕裕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曰劉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
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
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為裕
所獲超請割大峴以南地為藩臣裕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
與隣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
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參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
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
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答之此語不足
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

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羌見伐齊始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 秋八月封融詣劉裕降 初秦王興遣衛將軍姚彊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以救南燕及為勃勃所敗追彊兵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劉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為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拜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為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或勸燕主超誅範家超以範弟諱盡忠無貳并範家赦之冬十月段宏自魏奔于裕張綱為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縶綱於城上支解之 冬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虛危南燕靈臺令張光勸南燕主超出降

手殺之

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乙卯超與寵姬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堙厄之運正當努力自彊以壯士民之志而更為兒女子泣邪超拭目謝之尚書令董統勸超降超怒囚之 二月南燕賀賴盧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却城父關城中男女病脚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超輦而登城尚書悅壽說超曰今天助寇為虐戰士彫瘁獨守窮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丁亥劉裕悉眾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為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坑之以妻女嘗將士韓範諫曰

晉室南遷中原鼎沸之民無援彊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
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蓋阮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
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
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

臣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焉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肅
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條殘穢之政使羣士
嚮風墳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符姚之不如宜其
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劉裕滅後秦

晉安帝元興元年秦王興立子泓為太子大赦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善談
詠而懦弱多病興欲以為嗣而狐疑不決久乃立之 是歲秦王興立招
儂張氏為皇后封子懿為太子宣謀惟環皆具達裕國規皆為公

義熙三年秦王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

七年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興為雍州刺史鎮安定姜紀諂附於弼
弼結與左右以求入朝興徵弼為尚書令侍中大將軍弼遂傾身結納朝
士收采名勢以傾東宮國人惡之會興以西北多叛亂欲命重將鎮撫之
隴東太守郭播請使弼出鎮興不從

十年夏五月秦左將軍姚文宗有寵於太子泓廣平公弼惡之誣文宗有
怨言秦王興怒賜文宗死於是羣臣畏弼側目弼言於興無不從者以所
親天水尹冲為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為治書侍御史興左右掌機要有皆
其黨也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
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
之志陛下寵之太過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輻湊附之道路皆言陛下
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邪喜等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

所以禍之頤去其左右損其威權如此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廟社稷與不應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密疏勸興立弼為太子興雖不從亦不責也興疾篤弼潛聚眾數千人謀作亂姚裕遣使以弼逆狀告諸兄在藩鎮者於是姚懿治兵於蒲阪鎮東將軍豫州牧洸治兵於洛陽平西將軍諶治兵於雍皆欲赴長安討弼會興疾瘳見羣臣征虜將軍劉羌泣以告興興喜尹昭請誅弼且曰苟陛下不忍殺弼亦當奪其權任與不得已免弼尚書令使以將軍公還第懿等各罷兵懿洸諶與姚宣皆入朝使裕入白興求見興曰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非是便當寘之刑辟柰何逆拒之於是引見懿等於諮議堂宣流涕極言興曰吾自處之非汝曹所憂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內廣平公弼黷成逆著者詎肯知之昔文王之化刑于寡妻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令及攝政而逆黨翦惑不已弼之亂心何由可革宣曰

虬以待以絕禍端興以虬表示弼喜曰天下人皆以吾見為口實將何處之虬曰信如此言陛下早宜裁決興默然

十一年春三月秦廣平公弼譖姚宣於秦玉興宣司馬權丕至長安興責以不能輔導將誅之丕懼誣宣罪惡以求自免興怒遣使就杏城收宣下獄命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今握疆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社稷必危小不忍亂大謀陛下之謂也興不從 秋九月秦王興樂動廣平公弼稱疾不朝聚兵於第興聞之怒收弼黨唐盛孫玄等殺之太子泓請曰臣不肖不能輯諸兄弟使至於此皆臣之罪也若臣死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陛下不忍殺臣乞退就藩興惻然憫之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寬與之謀因弼將殺之窮治黨與泓流涕固請乃并其黨赦之泓待弼如初無忿恨之色 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於瀛當入危亡之國先為童謠妖言然後行其禍罰魏主嗣召名儒十

餘人使與太史議受惑所請在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受惑之亡當在二日庚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長安受惑必入秦矣衆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受惑出東井留守句已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記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亡衆乃服浩之精妙

十二年春二月秦王興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入居西宮興疾篤還長安黃門侍郎尹沖謀因泓出迎而殺之興至泓將出迎宮臣諫曰主上疾篤姦臣在側殿下今出進不得見主上退有不測之禍泓曰臣子聞君父疾篤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身以安社稷孝之大者也泓乃止尚書姚弋仲謂尹沖曰太子不出迎宜奉乘輿奉廣平公第宿衛將士聞乘輿所在自當來集太子詣與守乎且吾屬以廣平公之故已隔名逆節將何

所自容今奉乘輿以舉事乃杖大頰不惟救廣平之禍吾屬前罪亦盡矣油以興死生未可知欲隨興入宮作亂不用弋仲之言興入宮命太子泓錄尚書事東平公紹及右衛將軍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殿中上將軍敏曼嵬叔弼第中甲仗內之武庫興疾轉篤其妹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幼子耕兒出告其兄南陽公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愔即與尹冲帥甲士攻端門敏曼嵬胡翼度等勒兵閉門拒戰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十馬道泓侍疾在諮議堂太子右衛率姚和都帥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爭進赴賊賊衆驚擾和都以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大敗愔逃于驪山其黨建康公呂隆犇雍尹冲及弟泓來犇興引東平公紹及姚讚梁喜尹昭敏曼嵬入內寢受遺詔輔政明日興卒泓秘不發喪捕南陽公愔及呂隆大將軍尹元等皆誅之乃發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和三月加太尉裕

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詔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以其世子義符為
徐兗二州刺史琅邪王德文請啟行戎嶠脩敬山陵詔許之 秋八月寧
州獻琥珀枕於大尉裕裕以琥珀治金創得之大喜命碎擣分賜北征將
士裕以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大尉留庶事劉穆之為左僕射領監軍
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以大尉左司馬東海徐羨之為穆之
之副左將軍朱齡石守衛殿省徐州刺史劉懷鎮守衛京師揚州別駕從
事史張裕任留州事懷慎懷敬之弟也 丁巳裕發建康遣龍驤將軍王
鎮惡冠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新野太守朱超石寧朔將
軍胡藩趨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弘之趨武關建武將軍沈
林子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
前鋒諸軍開鉅野入河遵考裕之族弟也劉穆之謂王鎮惡曰公今委卿
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九關中誓不復濟以裕既行青州刺

史檀柅自廣陵帥眾至涂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恐柅為變議欲遣軍時
詔為江州刺史張邵曰今韶據中流道濟為軍首若有相燧之跡則大府
立危不如逆遣慰勞以觀其意必無患也穆之乃止 九月大尉裕至彭
城加領徐州刺史以太原王玄謨為從事史王鎮惡檀道濟入秦境所向
皆捷秦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貞城降道濟諸屯守
皆望風歎附惟新蔡太守董遵不下道濟攻拔其城執遵殺之進克許昌
獲秦潁川太守姚垣及大將楊業沈林子日汴入河襄邑人董神虎聚眾
千餘人來降太尉裕拔為參軍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克之秦兗州刺史
韋華降神虎擅還襄邑林子殺之秦東平公紹言於秦主泓曰晉兵已過
許昌安定孤遠難以救衛宜遷其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雖晉夏
交侵猶不亡國不然晉攻豫州夏攻安定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
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有威名為嶺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

死無貳勃勃終不能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郿今關津
兵足以拒晉無為豫自損削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恢於廣
平之難有忠勳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致
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
擁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為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
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仲德水軍入河將
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畏懦帥眾棄城北渡河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
本欲以右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遽去魏主嗣聞之遣
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因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尸于河呼
仲德軍人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
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為寇於魏也魏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
城以息兵行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嗣使

建以問太尉裕裕遜辭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晉欲修復山陵
又矣諸相宗族司馬休之國璠兄弟曾宗之父子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
以為晉患今晉將伐之欲假道於魏非敢為不利也魏河內鎮將于栗磾
有勇名築壘於河上以備侵軼裕以書與之題曰黑稍公麾下栗磾好操
黑稍以自標故裕以此目之司馬休之等與秦事見劉裕篡晉冬十月秦陽城
滎陽二城皆降晉兵進至成臯秦征南將軍陳留公洸鎮洛陽遣使求救
於長安秦主泓遣越騎校尉閻生帥騎三千救之武衛將軍姚益男將步
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為之聲援寧朔將軍趙玄
言於洸曰今晉寇益深人情駭動眾寡不敵若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宜
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
我不戰而坐收其弊也司馬姚禹陰與檀道濟通主簿闞恢楊慶皆禹之
黨也共嫉玄言於洸曰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無為

朝廷所責乎洸以為然乃遣趙玄將兵千餘南守栢谷塢廣武將軍石無諱東戍鞏城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有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為姦人所誤後必悔之既而成臯虎牢皆來降檀道濟等長驅而進無諱至石關奔還龍驤司馬滎陽毛德祖與玄戰於栢谷玄兵敗被十餘創據地大呼玄司馬蹇贖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鑿曰將軍不濟鑿去安之與之皆死姚禹踰城奔道濟甲子道濟進逼洛陽丙寅洸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人議者欲盡阬之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之者甚衆閭生姚益男未至聞洛陽已沒不敢進已丑詔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置守衛大尉裕以冠軍將軍毛脩之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司州事戍洛陽十一月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大尉裕求擊秦以自效裕拜熾磐平西將軍河南公 秦姚懿司馬孫暢說懿使襲長安誅東平公紹廢秦主泓而

代之懿以為然乃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樹私恩左曹侍張敞侍郎左雅諫曰殿下以母弟居方面安危休戚與國同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擾邊秦涼復敗朝廷之危有如累卵穀者國之本也而殿下無故散之虛損國儲將若之何懿怒笞殺之泓聞之召東平公紹密與之謀紹曰懿性識鄙淺從物推移造此謀者必孫暢也但馳使徵暢遣無軍將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為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臣當遣懿帥河東見兵共禦晉師若不受詔命便當聲其罪而討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乃遣姚讚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建義將軍姚玄屯陝津武衛將軍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稱帝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紿鎮人寧東將軍姚成都拒之懿卑辭誘之送佩刀為誓成都不從懿遣驍騎將軍王國帥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擊禽之遣使讓懿曰明公以至親當重任國危不能救而更圖非望三祖之靈其肯佑明公平成都將糾合義兵往見明公於河上

耳於是傳檄諸城諭以逆順徵兵調食以討懿懿亦發諸城兵莫有應者
惟臨晉數千戶應懿成都引兵濟河擊臨晉叛者破之鎮人安定郭純等
起兵圍懿東平公紹入蒲阪執懿誅係暢等

十三年春正月秦主泓朝會百官於前殿以內外危迫君臣相泣征北將
軍齊公恢帥安定鎮戶三萬擗于焚廬舍自北雍州趨長安自稱大都督
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將軍姜紀帥眾歸之建節將
軍彭亮都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大兵皆在
東方京師空虛公亟引輕兵襲之必克恢不從南攻郿城鎮西將軍姚萇
為恢所敗長安大震泓馳使徵東平公紹遣姚裕及輔國將軍胡翼度屯
澧西扶風太守姚雋等皆降於恢東平公紹引諸軍西還與恢相持於靈
臺姚鑽留寧朔將軍尹雅為弘農太守守潼關亦引兵還恢眾見諸軍四
集皆有懼心其將齊黃等詣大雷降恢進兵逼紹讚自後擊之恢兵大敗

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慟葬以公禮 大尉楷引水軍發彭城留其子彭
城公義隆鎮彭城詔以義隆為監徐兗青冀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 二
月王鎮惡進軍澠池遣毛德祖襲尹雅於蠡吾城禽之雅殺守者而逃鎮
惡引兵徑前抵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拔襄邑堡秦河北太守
薛昂奔河東又攻秦并州刺史苻昭於蒲阪不克別將攻匈奴堡為姚成
都所敗辛酉燹陽中將傅洪以虎牢降魏秦主泓以東平公紹為太宰大
將軍都督中外諸軍 假黃鉞改封魯公使督武衛將軍姚鸞等步騎五
萬守潼關又遣別將姚驢救蒲阪沈林子謂檀道濟曰蒲阪城堅兵多不
可猝拔攻之傷衆守之引日王鎮惡在潼關勢孤力弱不如與鎮惡合勢
并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升昭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三月道濟林子至潼
關秦魯公紹引兵出戰道濟林子奮擊大破之斬獲以千數紹退屯定城
據險拒守謂諸將曰道濟等兵力不多懸軍深入不過堅壁以待繼援吾

分軍絕其糧道可坐禽也乃遣姚鸞屯大踞以絕道濟糧道鸞遣尹雅將
兵與晉戰於關南為晉兵所獲將殺之雅曰雅前日已當死幸得脫至今
死固甘心然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晉以大義行師獨不使秦有守節
之臣乎乃免之丙子夜沈林子將銳卒襲鸞營斬鸞殺其士卒數千人紹
又遣東平公讚心河上以斷水道沈林子擊之讚敗走還定城薛昂據河
曲來降大尉崧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
王泓亦遣使請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
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
不可不救也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博士祭酒崔浩曰裕圖秦久矣
今姚興死子泓懦弱國多內難裕承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
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秦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
裕為敵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
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
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
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安能為吾患乎夫為國計者惟社稷是
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腹背受敵北上則
姚氏必不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以司徒長孫嵩督山東
諸軍事又遣振威將軍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將步騎十萬屯河北岸庚
辰裕引軍入河以左將軍向彌為比青州刺史留戍碣磔初裕命王鎮惡
等若克洛陽須大軍到俱進鎮惡等乘利徑趨潼關為秦兵所拒不得前
久之乏食衆心疑懼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相公志清
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擊於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棄重
成之功乎且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欲求還豈可得乎下官授命不顧今
日之事當自為將軍辦之未知二三君子將何圖以見相公之旗鼓邪鎮

惡等遣使馳告裕求遣糧援裕呼使者開牋北戶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
我語令勿進今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乃親至弘農說諭
百姓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軍人於
南岸牽百文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略裕遣軍擊之裁
登岸則走退則復來夏四月裕遣白直隊主丁旽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
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旄
魏人不解其意皆木動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旄旣舉超石帥
二千人馳往赴之齋大怒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見營
陣旣立乃進圍之長孫嵩帥三萬騎助之四面肉薄攻營營不能制時超
石別齋大鎚及稍千餘張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
人魏兵不能當一時奔潰死者相積臨陳斬阿薄千魏人退還畔城超石
帥寧朔將軍胡藻遠將軍劉榮祖追擊又破之殺獲千計魏土嗣聞之

乃恨不用崔浩之言秦魯公紹遣長史姚洽寧朔將軍安鸞護軍姚墨
河東太守唐小方帥眾三千屯河北之九原阻河為固欲以絕檀道濟糧
援沈林子邀擊破之斬洽墨龜小方殺獲殆盡林子因啟大尉裕曰紹氣
蓋關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內恐其凶命先盡不得以膏齊斧耳紹聞洽
等敗死憤恚發病嘔血以兵屬東平公讚而卒讚旣代紹眾力猶盛引兵
襲林子林子復擊破之大尉裕至洛陽行視城塹嘉毛脩之完葺之功賜
衣服玩好直二千萬 秋七月大尉裕至陝沈田子傳弘之入武關秦成
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秦主泓使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嶢柳
以拒之 大尉裕至閩鄉沈田子等將攻嶢柳秦主泓欲自將以禦裕軍
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
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傳弘之以眾寡不敵
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眾且今眾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旣

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帥所領
先進弘之繼之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
日之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
兵大敗斬馘萬餘級得其乘輿服御物秦主泓犇還灊上初裕以田子等
衆少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至則秦兵已敗乃相與追之關中即
縣多潛送款於田子辛丑太尉裕之潼關以朱超石為河東太守使與振
武將軍徐猗之會薛昂於河北共攻蒲阪秦平原公璞與姚和都共擊之
猗之敗死超石犇還潼關東平公讚遣司馬國璠引魏兵以躡裕後王鎮
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恢武將軍姚萇自香城引兵
而西鎮惡追之秦主泓自灊上引兵還屯石橋以為之援鎮北將軍姚彊
與鄭合兵屯涇上以拒鎮惡鎮惡使毛德祖進擊破之彊死萇犇長安東
平公讚退屯鄭城太尉裕進軍逼之泓使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東

平公讚屯灊東泓屯逍遙園鎮惡沂渭而上乘家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
內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為神壬戌日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
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衆既登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在時
泓所將尚數萬人鎮惡諭士卒曰吾屬並家在江南此為長安北門去家
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
它岐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於渭橋泓引兵救
之為丕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姚萇等皆死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
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逃犇石橋東平公讚聞泓敗引兵赴之衆皆潰去
胡翼度降於太尉裕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
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登營牆自投而死癸亥泓將
妻子羣臣詣鎮惡壘門請降鎮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
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灊上裕勞之

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
裕笑曰卿欲學馮異邪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鎮惡盜取不可勝紀裕以
其功大不問或諧諸裕曰鎮惡藏姚泓偽輦將有異志裕使人覘之鎮惡
剔取其金銀棄輦於垣側裕意乃安裕收秦彝器渾儀圭圭記里鼓指南
車送詣建康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秦平原公璞并州刺史
尹昭以蒲阪降東平公讚帥宗族百餘人詣裕降裕皆殺之送姚泓至建
康斬於市裕以薛辯為平陽太守使鎮捍北道裕議遷都洛陽諮議參軍
王仲德曰非常之事固非常人所及必致駭動今暴師日久士卒思歸遷
都之計未可議也裕乃止羌衆十萬萬口西徠隴上沈林子追擊至槐里
俘虜萬計 初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謂羣臣曰姚泓非裕敵也且其
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
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訓養士卒進據安定秦崩北即

縣鎮戍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為兄弟勃勃使中書侍郎皇甫徽兼
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授舍人使書之裕讀其文歎曰吾不如也
冬十一月辛未劉穆之卒太尉裕聞之驚慟哀惋者累日始裕欲留長安
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
決意東還穆之之卒也朝廷恒懼欲發詔以太尉左司馬徐羨之代之中
軍裕議參軍張劭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命宜須諮之裕欲
以王弘代穆之從事中郎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羨之乃以羨之為吏部
尚書建威將軍丹陽尹代管留任於是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竝悉北
諮裕以次子桂陽公義真為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
秦二州刺史義真時年十二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偕為長史王鎮惡
為司馬領馮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皆為中兵參軍仍以田子領始平太
守德祖領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弘之為雍州治中從事先是隴上流

方寓關中者望因兵威得復本土及置東秦州知裕無復西略之意皆歎
息失望裕之克長安王鎮惡功為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嶢柳
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又傳弘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
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被若欲為不善正是自滅
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
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

臣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
有後言是關之使為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艱難失之造次
使豐鄠之都復輸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疑之難信哉 三秦父老
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訃曰殘民不甯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
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為之愍
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息與文武

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

閏月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太喜問於王賈德曰朕欲取關中
言其玄略賈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
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
之險要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
威德則義勇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瓚都督
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前將軍則屯潼關以賈德為撫軍右長史
屯青泥勃勃將大軍為後繼

十四年春正月夏赫連瓚至渭陽關中民降之者屬踞龍驤將軍沈田子丹
兵拒之畏其衆盛退屯劉迴堡遣使還報王鎮惡謂王脩曰公以十歲兒
付五尺屬當共思竭力而擁兵不進虞何由得乎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與
鎮惡素有相圖之志由是益忿懼未幾鎮惡與田子俱出此地以拒夏兵

軍中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及辛亥田
 子請鎮惡至傳弘之營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
 矯稱受太尉令誅之弘之奔告劉義真義真與王脩被甲登黃門以察其
 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至言鎮惡反脩執田子數以專殺斬之以冠軍
 將軍毛脩之代鎮惡為安西司馬傳弘之大破赫連瓚於池陽又破之於
 寡婦渡斬獲甚眾夏兵乃退壬戌大尉裕之彭城解嚴琅邪王德文先歸
 建康裕聞王鎮惡死表言沈田子忽發狂易奪害忠勳追贈鎮惡左將軍
 青州刺史以彭城內史劉遵考為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阪徵荊州
 刺史劉道憐為徐兗二州刺史裕欲以世子義符鎮荊州以徐州刺史劉
 義隆為司州刺史鎮洛陽中軍諮議張劭諫曰儲二之重四海所繫不宜
 處外乃更以義隆為都督荆益寧雍梁秦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
 史以南郡太守劉彥之為南蠻校尉張劭為司馬領南郡相冠軍功曹

曷首為長史北徐州從事王華為西中郎主簿沈林子西中郎參軍
 降尚幼府事皆決於劭曷首弘之弟也裕謂義隆曰王曷首沈毅有器度
 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以南郡公劉義慶為豫州刺史義慶道憐之子也
 裕解司州領徐冀二州刺史 冬十月劉義真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脩
 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脩於義真曰王鎮惡欲反故沈田子殺之脩殺田
 子是亦欲反也義真信之使左右劉乞等殺脩脩既死人情離散莫相統
 壹義真悉召外軍入長安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赫連瓚夜襲長
 安不克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宋公裕聞之使輔國將軍劇
 恩如長安召義真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
 軍雍州刺史代鎮長安裕謂齡石曰卿至可救義真輕裝速發既出關然
 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又命中書侍郎朱超石慰勞河
 洛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真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

行雍州別駕韋華薛夏赫連瓚帥衆三萬追義直建威將軍傅弘之曰公處分亟進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義員不從俄而夏兵大至傅弘之削恩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晉兵大敗弘之恩皆為王買德所禽司馬毛脩之與義真相失亦為夏兵所禽義真行在前會日暮夏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真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知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員於背單馬而歸義員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筭略然夫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夏王勃勃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時天寒勃勃裸之弘之叫罵而死勃勃積人頭為京觀號曰髑髏臺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其宮殿犇潼關勃勃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暮而驗可謂無遺策此觴所集非卿而誰以買德為都官

書封河陽侯龍驤將軍王敬先成曹公壘齡石往從之朱超石至蒲阪關齡石所在亦往從之赫連昌攻敬先壘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石曰弟兄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為心爾求間道亡歸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持兄泣曰人誰不死寧忍今日辭兄去乎遂與敬先及右軍參軍劉欽之皆被執送長安勃勃殺之欽之弟秀之悲泣不歡燕者十年欽之穆之之從兄子也宋公裕聞青泥敗未知義真存亡怒甚刻日北伐侍中謝 諫以士卒疲弊請俟它年不從鄭鮮之上表以為虜聞殿下親征必併力守潼關徑往攻之恐未易可克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且虜雖得志不敢棄勝過陝者猶懼服大威為將來之慮故也若造洛而返虜必更有揣量之心或益生邊患况大軍遠出後患甚多昔歲西征劉鍾狼狽去年北討廣州傾覆既往之效後來之鑒也今諸州大水民食寡乏三吳羣盜攻沒諸縣皆由困於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領顛顛以望殿下

之返旆聞更北出不測淺深之謀往還之期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也
若慮西虜更為河洛之患者宜結好北虜北虜親則河南安河南安則齊
泗靜矣會得段宏啟知義貞得免裕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巳隆
義貞為建威將軍司州刺史以段宏為宋臺黃門郎領太子右衛率裕以
天水太守毛德祖為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阪

赫連據朔方

晉安帝義熙三年 初魏王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奔秦秦高平公沒奕
干以女妻之勃勃魁岸美容儀性辯慧秦王興見而奇之與論軍國大事
寵遇踰於勳舊興弟邕諫曰勃勃不可近也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
興之平天下奈何逆忌之乃以為安遠將軍使前沒奕干鎮高平以三城
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伺魏間隙圖固爭以為不可興曰卿
何以知其為人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穢不仁輕為去就寵之踰分

恐終為邊患興乃止久之竟以勃勃為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
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魏主珪歸所虜秦將唐小方于秦秦王興請
歸賀狄干仍送良馬千匹以贖狄伯支珪許之勃勃聞秦復與魏通而怒
乃謀叛秦秦然可汗社崙獻馬八千匹于秦至大城勃勃掠取之悉集其
衆三萬餘人偽畝於高平川因襲殺沒奕干而并其衆勃勃自謂夏后氏
之苗裔六月自稱大夏天王大單于大赦改元龍升置百官 初魏主珪
遣北部大人賀狄干獻馬千匹求昏於秦秦王興止狄干而絕其昏於是
秦魏有隙秦王興遣尚書右僕射狄伯支等伐魏魏王珪自將大軍擊之
敗狄伯支及趙騎校尉唐小方等 冬十月夏王勃勃破鮮卑薛千等三
部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已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
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高平山川險固土田
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興

亦一時之雄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為我有待興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書啟興乃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 十一月勃勃又敗秦將張佛生於青石原俘斬五千餘人

四年夏五月秦王興使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 秋七月夏王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齊難以勃勃既遠縱兵野掠勃勃潛師襲之俘斬七千餘人鞬引兵退走勃勃追至木城禽之虜其將士萬三千人於是嶺北夷夏附於勃勃者以萬數勃勃皆置守宰以撫之

五年春正月秦王興遣其弟平北將軍冲征虜將軍狄伯支等帥騎四萬擊夏王勃勃冲至嶺北謀還襲長安伯支不從而止因酖殺伯支以滅口

夏四月夏王勃勃帥騎二萬攻秦掠取平涼雜胡七千餘戶進屯依力 秋九月秦王興自將擊夏王勃勃至武城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租運勃勃乘虛奄至興懼欲輕騎就詳等右僕射韋華曰若擊興一動舉心駭懼必不戰自潰詳營亦未必可至也興與勃勃戰秦兵大敗將軍姚榆生為勃勃所禽左將軍姚文宗等力戰勃勃乃退興還長安勃勃復攻秦救奇堡黃石固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

六年春三月夏王勃勃遣尚書胡金纂攻平涼秦王興救平涼擊金纂殺之勃勃又遣兄子左將軍羅提攻拔定陽阮將士四千餘人秦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戶內徙興處之涅山及陳倉勃勃寇隴右破白崖堡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棄城走勃勃徙其民萬餘戶於大城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

七年春正月秦姚詳屯杏城為夏王勃勃所逼南奔大蘇勃勃遣平東將軍鹿奔于追斬之盡俘其眾勃勃南攻安定破尚書楊佛嵩于青石北原降其眾四萬五千進攻東鄉下之徙三千餘戶于貳城秦鎮北參軍王買德奔夏夏王勃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秦德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勃勃以買德為軍師中郎將秦王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迎姚詳弗及遂屯杏城

八年冬十月秦王興以楊佛嵩為雍州刺史帥嶺北見兵以擊夏行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每見敵勇不自制吾常節其兵不過五千人今所將既多遇敵必敗行已遠追之無及將若之何佛嵩與夏王勃勃戰果敗為勃勃所執絕亢而死

九年春三月夏王勃勃大赦改元鳳翔以叱千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勃勃曰朕方統一天下居臨

萬里宜名新城曰統萬阿利性巧而成忿蒸土築城雖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又鑄劍為一大鼓飛廉翁仲銅龍虎之屬飾以黃金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由是器物皆精利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為劉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乃改姓赫連氏言帝王係天為子其徽赫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為氏言其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十一年春三月夏王勃勃攻秦杏城拔之執守將姚遠阮士卒二萬人秦王興如北地遣廣平公弼及輔國將軍歛曼鬼向新平興還長安 秋九月夏赫連建將兵擊秦執平涼太守姚周都遂入新平廣平公弼與戰於龍尾堡禽之

十二年春正月秦王興卒太子泓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和 夏六月夏王勃勃帥騎四萬襲上邽未至高與盛戰於竹嶺敗死勃勃攻上邽二旬

克之殺秦州刺史姚軍都及將士五千餘人因毀其城進攻陰密又殺秦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為雍州刺史鎮陰密征北將軍姚恢棄安定奔還長安安定人胡儼等帥戶五萬據城降於夏勃勃使鎮東將軍羊苟兒將鮮卑五千鎮安定進攻秦鎮西將軍姚謏于雍城謏委鎮西長安勃勃據雍進掠郿城秦東平公紹及征虜將軍尹昭等將步騎五萬擊之勃勃退趨安定胡儼閉門拒之殺羊苟兒及所將鮮卑復以安定降秦紹進擊勃勃於馬鞍阪破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勃勃歸杏城楊盛復遣兄子僊擊秦至陳倉秦斂曼鬼擊却之夏王勃勃復遣兄子提南侵世陽秦車騎將軍姚裕等擊却之

十三年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乃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太尉裕克秦東還留次子桂陽公義真為都督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瑁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一萬屯長安

十四年夏赫連瑁至渭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田子殺士鎮惡王脩執田子斬之以冠軍將軍毛脩之代鎮惡傳弘之大破慕容瑁夏兵乃退劉毅具召外軍入長安關中即縣悉降於夏夏王勃勃進據咸陽宋公裕召義真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大鎮長安義真將士大掠而東赫連瑁帥衆追之傳弘之等力戰晉兵大敗夏兵不窮追故得免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奔潼關勃勃入長安五事并見劉裕滅後秦夏王勃勃築壇於灊上即皇帝位改元昌武

恭帝元熙元年春二月夏羣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歷世帝王之都沃饒險固然晉人僻遠終不能為吾患魏與我風俗略同土壤隣接自統萬距魏境裁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皆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赫連瑁鎮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大赦改元真興勃勃性驕虐

視民如草芥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廷視者舉其目笑者決其唇諫者先截其舌然後斬之

魏滅北燕

晉安帝義熙十年秋八月辛丑魏主嗣遣謁者于什門使於燕于什門至和龍不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頒馮王出受然後敢入燕王跋使人牽逼令入什門見跋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苦見逼邪跋怒留什門不遣什門數舉辱之左右請殺之跋曰彼各為其主耳乃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降久之衣冠弊壞略盡蠟虱流溢跋遺之衣冠什門皆不受

十四年 初和龍有赤氣四塞蔽日自寅至申燕太史令張穆言於燕王跋曰此兵氣也今魏方無盛而執其使者好命不通臣竊懼焉跋曰吾方思之五月魏主嗣東巡至瀋源及甘松遣征東將軍長孫道生安東將軍

李先給事黃門侍郎劉劭帥精騎二萬襲燕元命驍騎將軍延普幽州刺史尉諾自幽州引兵趨遼西為之聲勢嗣屯突門備以待之道生等拔乙連城進攻和龍與燕軍相輔古泥戰破之殺其將皇甫執燕王跋嬰城自守魏人攻不克掠其民萬餘家而還

宋文帝元嘉三年秋八月燕太子末卒立次子翼為太子

七年秋八月燕太祖寢疾召中書監中秀侍中陽哲於內殿屬以後事九月病甚輦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惡翼聽政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遣閹寺傳問而已翼及諸子大臣並不得見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司徒錄尚書事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閣私家僮庫斗頭勁捷有勇力踰閣而入至

于皇堂射殺女御一人太祖驚懼而殂弘遂即天王位遣人巡城告曰天
降凶禍大行崩背太子不侍疾羣公不佯喪疑有逆謀杜稷將危吾備介
弟之親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官叩門入者進階二策太子翼帥東宮兵
出戰而敗兵皆潰去弘遣使賜翼死太祖有子百餘人弘皆殺之謚太祖
曰文成皇帝葬長公陵

九年春正月立慕容后之子王仁為太子夏五月初士治兵於南郊謀
伐燕六月庚寅魏主伐燕命太子晃錄尚書事時晃纔五歲秋七月
己未魏主之濡水庚申遣安東將軍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
運攻具出南道會和龍魏主至遼西燕王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師
己巳魏主至和龍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于魏魏發其民三萬穿
圍斬以守和龍崇績之子也八月燕王使數萬人出戰魏昌黎公白等擊
破之死者萬餘人燕尚書高紹帥萬餘家保羌胡固辛巳魏主攻紹斬之

平東將軍賀多羅攻帶方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攻建德驃騎大將軍
平王丕攻冀陽皆拔之九月乙卯魏主引兵西還徙營兵城周遼東樂浪
帶方玄菟六郡民二萬家於幽州燕尚書郭淵勸燕王送款獻女於魏乞
為附庸燕王曰負贖在前結忿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也魏主之
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陳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脩之謀與南人襲
殺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冠軍將軍毛脩之毛脩之不從乃止既
而事泄朱脩之逃奔燕魏人數伐燕燕王遣脩之南歸求救脩之汎海至
東來遂還建康拜黃門侍郎初燕王嫡妃王氏生長樂公崇崇於兄弟
為最長及即位立慕容氏為皇后王氏不得立又黜崇使鎮肥如崇毋弟
廣平公朗樂陵公遜相謂曰今國家將亡人無愚智皆知之王復受慕容
后之譖吾兄弟死無日矣乃相與亡奔遼西說崇使降魏崇從之會魏主
使給事郎王德招崇十二月己丑崇使邈如魏請舉卻降燕王聞之使其

將封羽圍崇於遼西

十年春正月乙卯魏主遣水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 二月庚午魏主以馮崇為都督幽平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尚書刺史征虜已下官 夏六月魏永昌王健左僕射安原督諸軍擊和龍將軍樓勃別將五千騎圍凡城燕守將封羽以凡城降收其二千餘家而還 秋八月馮崇上表請說降及父魏主不聽

十一年春正月戊戌燕王遣使請和於魏魏主不許 閏三月辛巳燕王遣尚書高顯上表稱藩請罪于魏乞以季女文掖庭魏主乃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 夏六月燕王不遣太子質魏散騎常侍劉滋諫曰昔劉禪有車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為晉擒何則

疆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疆於晉不從其欲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而修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飢窮勸農桑省賦役社稷猶庶幾可保燕王怒殺之辛亥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還

十二年春正月燕王數為魏所攻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癸酉詔封為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 三月癸亥燕王遣大將湯燭入貢於魏辭以太子王仁有疾故未之遣 夏六月戊申魏主命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鎮東大將軍徒河斛垣等帥騎四萬伐燕 秋七月己卯魏樂平王丕等至和龍燕王以牛酒犒軍獻甲三千屈地責其不送侍子掠男女六千口而還 冬十一月魏人數伐燕燕日危感上下憂懼太常掾崧復勸燕王速遣太子入侍燕王曰吾未忍為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後舉崧曰魏舉天下以擊一隅理無不克高麗無信始雖相親終恐為變燕王不聽密遣

尚書陽伊請迎於高麗

十三年春二月戊子燕王遣使人貢于魏請送侍子魏主不許將舉兵討之壬辰遣使者十餘輩詣東方高麗等諸國告諭之三月辛未魏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將精兵一萬伐燕平州刺史拓跋嬰帥遼西諸軍會之夏四月魏娥清古弼攻燕白狼城克之高麗遣其將葛盧孟光將眾數萬隨陽伊至和龍迎燕王高麗屯于臨川燕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魏人疑之不入生遂勒兵攻燕王王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于闕下生中流矢死葛盧孟光入城命軍士脫弊褐取燕武庫精仗以給之大掠城中五月乙卯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焚宮殿火一旬不滅令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居外葛盧孟光帥騎殿後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古弼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為門卒戊午魏主遣散騎常侍封掖使高麗令送燕王秋九月高麗不送燕王於魏遣使奉表稱當與馮弘俱奉王化魏主以高麗違紹議擊之將發隴右騎卒劉黎曰秦隴新民且當優復俟其饒實然後用之樂平王丕曰和龍新定宜廣脩農桑以豐軍實然後進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魏主乃止

十五年 初燕王弘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讓之高麗處之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為質弘怨高麗遣使來上表求迎上遣使者王白駒等迎之并令高麗資遣高麗王不欲使弘南來遣將孫漱高仇等殺弘于北豐并其子孫十餘人謚弘曰昭城皇帝

魏滅夏

宋文帝元嘉元年夏主將廢太子瓚而立少子酒泉公倫瓚聞之將兵七萬北伐倫倫將騎三萬拒之戰于高平倫敗死倫兄太原公昌將騎一萬

襲瓚殺之并其衆八萬五千歸于統萬夏主大悅立昌為太子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

二年秋八月夏武烈帝殂廟號世祖太子昌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承光

三年夏六月魏主詔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瑠瑠二國何先長孫嵩長孫翰奚斤皆曰赫連土著未能為患不如先伐蠕蠕太常崔浩曰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之尚書劉絜武京侯安原請先伐燕於是魏主自雲中西巡至五原因略於陰山東至和兜山秋八月還平城 秋九月魏主聞夏世祖殂諸子相圖國人不安欲伐之長孫嵩等皆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崔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鉤已而行其占秦亡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人相應不可失也嵩固爭之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污命武士頓辱之於是遣司空奚斤帥四萬五千人襲蒲坂宋兵將軍周幾帥萬人襲陝城以河

東太守薛謹為鄉導謹之子也魏主欲以中書博士平棘李順為之兵訪於崔浩浩曰順誠有籌略然臣與之婚姻深知其為人果於去就不可專委帝乃止冬十月丁巳魏主發平城 魏主行至君子津會天暴寒冰合 十一月戊寅帥輕騎二萬濟河襲統萬壬午冬至夏主方燕雀臣魏帥奄至上下驚擾魏主軍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夏主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閉門三即旦戊田帥衆乘勝入西宮焚其西門宮門閉伐田踰宮垣而出魏主拜代田勇武將軍魏軍夜宿城北癸未分兵四掠殺獲數萬得牛馬十餘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它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夏以農太守曹達聞周幾將至不戰而走魏師乘勝長驅遂入三輔會幾卒于津中蒲坂守將軍平公乙斗聞奚斤將至遣使詣統萬告急使者至統萬魏軍已圍其城還告乙斗曰統萬已敗矣乙斗懼棄城西奔長安斤遂克蒲坂夏主之弟助興先守長安乙斗至與

助興乘長安西奔安定十二月斤入長安

四年春正月乙酉魏王還平城統萬徙民在道多死能至平城者什纔六七已亥魏主如幽州夏主進平原公定帥衆二萬向長安魏主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夏 二月魏主還平城 三月丙子魏主遣高涼王禮鎮長安禮斤之孫也又詔執金吾相貸造橋於君子津 夏四月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簡兵練士部分諸將命司徒長孫翰等將三萬騎為前驅常山王素等將步兵三萬為後繼南陽王伏真等將步兵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騎三千為前候素遵之子也五月魏主發平城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辛巳濟君子津 魏主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出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被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 六月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魏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帥騎五千西掠居民魏軍士有得罪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甲辰將車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吾遠來求賊唯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偽遁引而疲之夏兵為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陽沙晦冥

道盡見言大天

者趙倪頌曉方術言於魏主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何之被背之天不助
人且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
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奄擊不
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為左右隊以倚之魏主馬蹶而
墜殺為夏將所獲拓跋齊以身捍敵決死力戰夏兵乃退魏主騰馬得上
刺夏尚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
齊翳槐之玄孫也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殺夏主之弟河南公滿及兄
子蒙遜死者萬餘人夏主不及入城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
拓跋齊固諫不聽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因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
裾擊之槩上魏主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會日暮夏尚書僕射問至奉夏主
之母出走長孫翰將八千騎追夏主至高平不及而還已已魏主入城獲
夏王公卿校及諸母后妃姊妹宮人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四牛羊數千萬

頭府庫珍寶軍旗器物不可勝計頌陽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侈築
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丈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
壯大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窮極文采魏主顧謂左右曰叢爾國而用民
如此欲不亡得乎得夏太史令張淵徐詳復以為太史令得故晉將毛脩
之秦將軍庫洛干歸庫洛干於秦以毛脩之善烹調用為太官令魏主見
夏著作即天水趙逸所為文譽夏主太過怒曰此豈無道何敢如是誰所
為邪當速推之崔浩曰文士褒貶多過其實蓋非得已不足罪也乃止魏
主納夏世祖三女為貴人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猶相拒於長安魏主命宗
正娥清太僕丘堆帥騎五千略地關右定聞統萬已破遂奔上邽斤追至
雍不及而還清堆攻夏貳城拔之魏主詔斤等班師斤上疏言赫連昌亡
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蟠據之資今因其危滅之為揚請益鎧馬平昌而
還魏主不許斤固請乃許之給斤兵萬人遣將軍劉拔送馬三千匹并留

娥清丘堆使其擊夏辛酉魏主自統萬東還以常山王素為征南大將軍假節與執金吾相貸莫雲留鎮統萬雲題之弟也

五年春二月魏平北將軍尉春攻夏主於上却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合斤馬多疫死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遣丘堆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兵敗以數百騎還城夏主乘勝日來城下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為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為賊殺當坐瀆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為計乎斤曰今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於就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為辭頡曰今斂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匹頡請募敢死之士出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狃而無謀好男而輕每自出挑戰眾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

禽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春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應之夏主自出陳前搏戰軍士識其親爭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昏夏主敗走頡追之夏主馬蹶而墜遂擒之頡向之子也夏大將軍領司徒平原王定叔其餘眾數萬奔還平涼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勝光三月辛巳赫連昌至平城魏主館之於西宮門內器用皆給乘輿之副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假常忠將軍賜爵會稽公以安頡為建節將軍賜爵西平公尉春為寧北將軍進爵漁陽公魏主常使赫連昌侍從左右與之單騎共逐鹿深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以為不可魏主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奚斤自以為元帥而昌為偏裨所擒深恥之乃捨輜重齎三日糧追夏主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往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踣至馬髦嶺夏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亡歸於夏告以魏軍食少無水夏主乃分兵邀斤前後夾擊之魏兵大潰斤及娥清剽拔皆為夏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丘堆

守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輜重奔長安與高涼王禮偕奔蒲坂夏人復取長安魏主大怒命安頡斬丘堆代將其衆鎮蒲坂以拒之夏遣使請和於魏魏主以詔諭之使降

六年春正月夏酒泉公雋自平涼奔魏夏五月夏主欲復取統萬引兵東至侯尼城不敢進而還夏主少凶暴無賴不為世祖所知十月收于陰樂登苛藍山望統萬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七年春三月壬寅魏封赫連昌為秦王秋九月己丑夏主遣其弟謂以代伐魏郿城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擊之殺萬餘人謂以代遁去夏主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郿城東留其弟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來求和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魏主以問崔浩對曰義隆與赫連

遙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赫連定殘根妨推擬之必什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勿疑甲辰魏主如統萬遂襲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冬十一月乙酉魏主至平涼夏上谷公社干等嬰城固守魏主使赫連昌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夏主自郿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遇弼偽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斬首數千級夏主還走登鷄觚原為方陳以自固魏兵就圍之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人馬飢渴丁酉夏主引衆下鷄觚原魏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夏衆大潰死者萬餘人夏主中重創單騎走收其餘衆驅民五萬西保上邽魏人獲夏主之弟丹楊公烏視拔武陵公禿骨及公侯以下百餘人是日魏兵乘勝進攻安定夏東平公乙斗棄城奔長

安驅略數千家西奔上邽。己亥魏主如安定。庚子還臨平涼。掘塹圍之。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賜復。七年夏。隴西守將降魏。十二月丁卯。夏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出降。魏克平涼關。平侯豆代田得奚斤娥清等獻於魏主。魏主以夏主之后。賜代田命。斤滕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者代田也。賜代田爵。并陘侯。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都幢。將夏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於魏。魏主留巴東公延普鎮安定。以鎮西將軍斤鎮長安。壬申。魏主東還。以奚斤為宰士。使負酒食以從。王斤驕矜。不濫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不堪命。南奔漢川者數千家。魏主案治得實。斬斤以徇。

八年夏六月。夏主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治城濟河。欲擊河西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璿遣益州刺史慕利延。寧州刺史拾虔帥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秋八月。吐谷渾王慕璿遣侍

郎謝太寧奉表于魏。請送赫連定。

九年春三月壬申。吐谷渾王慕璿送赫連定。魏遣人殺之。十一年春閏三月甲戌。赫連昌叛魏。西走丙子。西伯柯格殺之。魏人并其羣弟誅之。

魏滅北涼

宋文帝元嘉七年冬十一月。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于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潛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舍符契。未嘗失也。

八年秋八月乙酉。河西王蒙遜遣子安周入侍于魏。九月。魏主欲選使

者詣河西。崔浩薦尚書宗順。乃以順為太常。拜河西王蒙遜為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冊曰。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北盡窮髮。南極庸

嶧西被崑嶺東至河曲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置將相羣卿百官承制假授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

元年冬十二月魏李順復奉使至涼涼王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腰髀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入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體魂魄逆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涼王使庭歸追止之曰太常既雅恕衰疾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假蹇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綏集荒裔羣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

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與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咎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略見之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為晚也初爾眉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祕術涼王蒙遜甚重之謂之聖人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魏主聞之使李順往徵之蒙遜留不遣仍殺之魏主由是怒涼蒙遜荒淫猜虐羣下苦之十年夏四月涼王蒙遜病甚國人共議以世子善提幼弱立善提之兄敦煌太守牧犍為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錄尚書事蒙遜卒謚曰武宣王廟號太祖牧犍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永和立子封檀為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遣使請命于魏牧犍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故國人立之先是魏主遣李順迎武宣王女為夫人會卒牧犍稱先王遺意遣左丞宋

送其妹與平公主于魏拜右昭儀魏主謂李順曰卿言家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死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十匹廐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遣順拜牧犍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羗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河西王以宋繇為河西王右相牧犍以無功受賞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優詔不許牧犍尊敦煌劉昫為國師親拜之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

十一年夏四月河西王牧犍遣使上表告嗣位戊寅詔以牧犍為都督涼秦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

十二年春正月有老父投書於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河西王牧犍以問奉常張慎對曰昔號之將亡神降于華殿下崇德脩政以享三十之祚若盤于遊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犍不悅

十四年冬十一月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河西王牧犍河西王遣宋繇奉表詣平城謝且問其母及公主所宜稱魏主使羣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主從之牧犍遣將軍沮渠旁周入貢于魏魏主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并徵世子封壇入侍是歲牧犍遣封壇如魏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追也今和龍已平吾欲即以此年西征可乎對曰臣疇昔所言以今觀之私謂不謬然國家戎車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它年魏主乃止

十六年春三月河西王牧犍通於其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氏與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魏主遣解毒醫乘傳救之得愈魏主徵李氏牧犍不遣厚資給使居酒泉魏每遣使者詣西域常詔牧犍發道護送出流沙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女言云

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於國又聞可汗遣使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為強若更有魏使勿復供奉西域諸國頗有貳心使還具以狀聞魏主遣尚書智多羅使涼州觀虛實多羅還亦言牧犍雖外脩臣禮內實乖悖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對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戰馬三十萬匹討在道死傷不滿八千常歲羸死亦不減萬匹而遠方乘虛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為擒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為然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絕臣然繼父位以來職貢不貳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今其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七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尚書奚順順使涼州凡十

二返魏主以為能涼武宣王數與順遊宴對其羣下時為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於順懷順亦為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議伐涼州順與尚書古弼皆曰自溫圍水以西至姑臧地皆姑石絕無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環城百里之內地不生草人馬饑渴難以久留斤等之議是也魏主乃命浩與斤等相詰難眾無復它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為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吾嘗目見何可其辯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為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邪帝隱聽聞之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羣臣既出振威將軍代人伊藹言於帝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為國眾議皆不

可用宜從浩言帝善之夏五月丁丑魏主治兵於西郊六月甲辰發平城使侍中宜都王穆壽輔太子晃監國決留臺事內外聽焉又使大將軍長樂王稱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柔然命公卿為書以讓河西王牧犍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羣臣委贄遠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而縛與觀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悔身死族滅為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魏主自雲中濟河秋七月己巳至上郡屬國城壬午留輜重部分諸軍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尚書令劉黎與常山王素為前鋒兩道並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太宰陽平王杜超為後繼以平西將軍源賀為鄉導魏主問賀以取涼州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外援既復然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八月甲午永昌王健獲河西王牧犍二十餘萬河西王牧犍聞有魏師驚曰何為乃爾川左丞姚襄

計不肯出迎求收於柔然遣其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於城南望風奔潰劉黎用卜者言以為日辰不利斂兵不追董來遂得入城魏主由是怒之丙申魏主至姑臧遣使諭牧犍令出降牧犍聞柔然欲入魏邊為寇冀牽魏主東還遂嬰城固守其丹于相踰城出降魏主具知其情乃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魏主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魏主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對曰臣之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魏主之代涼州也太子晃亦以為疑至是魏主賜太子詔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故有此救以釋汝疑九月丙戌河西王牧犍兄子萬年帥所領降魏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其縛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勝計使張掖王禿髮保周龍驤將軍穆罷安遠將軍源賀分徇諸郡雜胡降者

又數十萬初牧犍以其弟無諱為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領酒泉太守宜得為秦州刺史都督丹嶺以西諸軍事領張掖太守安周為樂都太守從弟唐兒為敦煌太守及姑臧破魏主遣鎮南將軍代人奚眷擊張掖鎮北將軍封沓擊樂都宜得燒倉庫西犇酒泉安周南犇吐谷渾封沓掠數千戶而遠奚眷進攻酒泉無諱宜得收遣民犇晉昌遂就唐兒於敦煌魏主使弋陽公元絜守酒泉及武威張掖皆置將守之魏主置酒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為奇伊馥馬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冬十月辛酉魏主東還留樂平王丕及征西將軍賀多羅鎮涼州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萬戶于平城 十二月壬午魏主至平城猶以妹塔待沮渠牧犍尤喜文學以敦煌闕駟為姑臧太守張暹為兵部尚書劉昞索敵陰興為國師助教金城宋欽為世子洗馬趙柔為金部郎廣平程駿駿從弟弘為世子侍講魏主凡涼州皆禮而用之

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沮渠無諱寇魏酒泉元絜輕之出城與語壬子無諱執絜以圍酒泉 三月沮渠無諱拔酒泉 夏四月庚辰沮渠無諱寇魏張掖丙戌魏主遣撫軍大將軍齊昌王健督諸將討之 五月乙巳沮渠無諱復圍張掖不克退保臨松魏主不復加討但以詔諭之 秋八月甲申沮渠無諱使其弟中尉梁偉詣魏永昌王健請降歸酒泉即及所虜將士元絜等魏主使尉眷留鎮涼州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魏以沮渠無諱為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 三月辛亥魏賜沮渠萬年為張掖王 夏四月沮渠唐兒叛沮渠無諱無諱留從弟天周守酒泉與弟宜得引兵擊唐兒唐兒敗死魏以無諱終為邊患庚辰遣鎮南將軍奚眷擊酒泉 冬十一月酒泉城中食盡萬餘口皆餓死沮渠天周殺妻以食戰士庚子魏奚眷拔酒泉獲天周送平城殺之沮渠無諱之食且畏魏兵之盛乃謀西度流沙遣其嬖安周西擊鄯善

鄯善王欲降會魏使者至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克退保東城

十九年夏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沮渠安周末至鄯善王比龍畏之將其眾奔且末其世子降於安周無諱遂據鄯善其士子經流沙渴死者大半李寶自伊吾帥眾二千入據敦煌繕脩城府安集故民沮渠牧犍之亡也涼州人闕爽據高昌自稱太子唐契為柔然所逼擁眾西趨高昌欲奪其地柔然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死契弟和收餘眾奔車師前部王伊洛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寧白力二城遣使請降於魏 唐契之攻闕爽也爽遣使詐降於沮渠無諱欲與之共擊契八月無諱將其眾趨高昌比至契已死爽閉門拒之九月無諱將衛與奴夜襲高昌屠其城爽奔柔然無諱據高昌遣其常侍泥雋奉表詣建康詔以無諱為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刺史河西王二十一年秋九月甲辰以沮渠安周為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河州刺

史河西丑

二十四年 魏師之克敦煌也沮渠牧犍使人斫開府庫取金玉及寶器因不復閉小民爭入盜取之有司索盜不獲至是牧犍所親及守藏者告之且言牧犍父子多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姊妹皆學左道有司索牧犍家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渠昭儀死并誅其宗族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又有告牧犍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三月魏主遣崔浩就第賜牧犍死謚曰哀王

魏平仇池

晉武帝大元十年冬十月西燕主冲遣尚書令高蓋師眾五萬伐後秦戰于新平南蓋大敗降於後秦初蓋以楊定為子及蓋敗定王赫龍右復收集其舊眾定佛奴之孫也 十一月衛將軍楊定徙治歷城置儲蓄於百頃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遣使來稱藩詔因其所號假之其後又取天水

略陽之地自稱秦州刺史隴西王

十九年冬十月秦主崇為梁王乾歸所逐奔隴西王楊定定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等拒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為武王仍遣使來稱藩秦太子宣稱盛

二十一年冬十二月楊盛遣使來請命詔拜盛鎮南將軍仇池公盛表稱宣為平北將軍

安帝隆安二年楊盛遣使附魏魏以盛為仇池王

義熙元年夏陸月秦隴西公碩德伐仇池屢破楊盛兵 秋七月楊盛請降於秦秦以盛為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

三年夏四月氏王楊盛以平北將軍符宣為梁州督護將兵入漢中秦梁州別駕呂瑩等起兵應之刺史王敏攻之瑩等求援於盛盛遣軍臨瀘口

敏退屯武興盛復通於晉晉以盛為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儀儀同三司盛因以宣行梁州刺史

八年冬十月仇池公楊盛叛秦侵擾祁山秦王興遣建威將軍趙琨為前鋒立節將軍姚伯壽繼之前將軍姚恢出鷲峽秦州刺史姚嵩出羊頭峽右衛將軍胡翼度出汧城以討盛興自雍赴之與諸將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忽言於嵩曰先帝神略無方徐洛生以英武佐命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氏智勇能全也直地勢險固耳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采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帥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懦不進琨衆寡不敵為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

十二年夏六月氏王楊盛攻秦祁山拔之進逼秦州秦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兵退平與上邽守將姚嵩追之嵩與盛戰於竹嶺敗死 宋高祖永初三年夏四月乙亥詔封仇池公楊盛為武都王

文帝元嘉二年夏六月武都惠文王楊盛卒初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
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及盛卒玄自稱都督隴右
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遣使來告喪始用
元嘉年號

三年冬十月仇池氏楊興平求內附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遣始平太守
龐諮據武興氏王楊玄遣其弟難當將兵拒諮諮擊走之

四年秋九月氏王楊玄遣將軍符白作圍秦梁州刺史出連輔政于赤水
城中糧盡民執輔政以降輔政至駱谷逃還冬十月秦以驍騎將軍吳漢
為平南將軍梁州刺史鎮南澗 冬十一月魏主遣軍司馬公孫軌兼大
鴻臚持節策拜楊玄為都督荆梁等四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南秦王及境
玄不出迎軌責讓之欲奉策以還玄懼而郊迎

六年秋七月武都孝昭王楊玄疾病欲以國授其弟難當難當固辭請立
太子保宗而輔之玄許之玄卒保宗立難當妻姚氏勸難當自立難當乃
廢保宗自稱都督雍涼秦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
刺史武都王

七年夏六月己卯以氏王楊難當為冠軍將軍秦州刺史武都王

九年夏六月加北秦州刺史楊難當征西將軍難當以兄子保宗為鎮南
將軍鎮宕昌以其子順為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難當囚
之十年夏四月帝聞梁南秦三州刺史甄灋護刑政不治失氏羌之和乃
自徒中起蕭思話為梁南秦二州刺史灋護灋崇之兄也 秋九月戊午

魏主遣兼大鴻臚崔頤持節拜氏王楊難當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秦梁二州牧南秦王贖逞之子也 楊難當因蕭思話未至甄灋護將

下舉兵龍梁州破白馬獲晉昌太守張範敗灋護參軍曹安期等又攻護

前獲晉壽太守范延朗冬十一月丁未灋護棄城奔洋川之西城難當遂

有漢中之地以其司馬趙溫為梁秦二州刺史

十一年春正月楊難當以克漢中告捷於魏送雍州流民七千家於長安
蕭惠話至襄陽遣橫野司馬蕭承之為前驅承之緣道收兵得千人進據
礮頭楊難當焚掠漢中引眾西還留趙溫守梁州又遣其魏興太守薛健
據黃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織城戍拔之二月趙溫薛健與其馮
翊太守蒲甲子合攻坦營坦擊破之溫等退保西水臨川王義慶遣龍驤
將軍裴方明將三千人助承之拔黃金戍而據之溫棄州城退保小城健
甲子退保下桃城思話繼至與承之共擊趙溫等屢破之行參軍王靈濟
別將出洋川攻南城拔之擒其守將趙英南城空無所資靈濟引兵還與
承之合 三月楊南當遣其子和將兵與蒲甲子等共擊蕭承之相拒四
十餘日圍承之數十重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氏悉衣犀甲戈矛所不能
入承之斷稍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稍輒貫數人氏不能當燒營是據太

秘閨月承之等追擊之至南城氏敗走斬獲甚眾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
葭萌水初相希既敗氏王楊盛據漢中梁州刺史范元之傳欲皆治魏興
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及索邈為刺史乃治南城至是南城為氏所焚
不可復固蕭思話徙鎮南鄭 夏四月魏瀆護坐委鎮賜死于獄楊難當
遣使奉表謝罪帝下詔赦之

十二年楊難當釋楊保宗之囚使鎮章亭

十三年春三月氏王楊難當自稱大秦王改元建義立妻為王后世子為
太子置百官皆如太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絕 赫連定之西遷也楊
難當遂據上邽秋七月魏主遣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尚書令劉黎督河
西高平諸軍以討之先遣平東將軍崔暉齎詔書諭難當 九月庚戌魏
樂平王丕等至略陽楊難當懼請奉詔攝上邽守兵還仇池諸將議以為
不誅其豪帥軍還之後必相聚為亂又大衆遠出不有所掠無以克軍實

賞將士不將從之中書侍郎高允參不軍事諫曰如諸將之謀是傷其向
化之心大軍既還為亂必速丕乃止撫慰初附秋毫不犯秦隴遂安難當
以其子順為雍州刺史守下辯

十六年春三月楊保宗與兄保顯自董亭奔魏虜黃魏主以保宗為都督
隴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牧武都王鎮上邽妻以公
主保顯為鎮西將軍晉壽公 冬十二月氏王楊難當將兵數萬寇魏上
邽秦州人多應之東平呂羅漢說鎮將拓跋意頭曰難當眾盛今不出戰
示之以弱眾情離沮不可守也意頭遣羅漢將精騎千餘出衝難當陳所
向披靡殺其左右騎八人難當大驚奔魏主以璽書責讓難當難當引還
仇池

十七年大秦王楊難當復稱武都王

十八年冬十一月氏王楊難當領國入寇謀據蜀主遣其建忠將軍符冲

出東洛以禦涼州兵梁秦二州刺史劉真道擊冲斬之真道懷敬之
難當攻拔葭萌獲晉壽太守申坦遂圍涪城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
嬰城固守難當攻之十餘日不克乃還道錫道產之弟也十二月癸亥詔
龍驤將軍裴方明等帥甲士三千人又發荆雍二州兵以討難當皆受劉
真道節度

十九年夏五月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分兵攻武興下辯白水皆取
之楊難當遣建節將軍符弘祖守蘭臯使其子撫軍大將軍利將軍重兵為
後繼方明與弘祖戰於濁水大破之斬弘祖和退走追至赤亭又破之難
當奔上邽獲難當兄子建節將軍保熾難當以其子虎為益州刺史守陰
平聞難當走引兵還至下辯方明使其子肅之邀擊之擒虎送建康斬之
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為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楊保熾為楊玄後
使守仇池魏人遣中山王辰迎楊難當詣平城秋七月以劉真道為雍州

刺史裴方明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辭不拜丙寅魏主使安西將軍古
彌督隴右諸軍及殿中虎賁與武都王楊保宗自祁山南入征西將軍漁
陽皮豹子與琅邪王司馬楚之督關中諸軍自散關西入俱會仇池又使
譙王司馬文思督洛豫諸軍南趨襄陽征南將軍刁雍東趨廣陵移書徐
州稱為楊難當報仇

二十年春正月魏皮豹子等進擊樂鄉將軍白負之等敗沒魏軍進至下
辯將軍強玄明等敗死 二月胡崇之與魏戰于濁水崇之為魏所擒餘
衆走還漢中將軍姜道祖兵敗降魏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 魏河間公
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維谷保宗弟文德說保宗今閉險自固以叛魏
或以告齊夏四月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前鎮東司馬符達征西從事
中郎任肱等遂舉兵立楊文德為主據白崖分兵取諸戎進圍仇池自號
征西將軍秦河梁二州牧仇池公 夏五月魏古彌發上邽高平岷城諸

擊楊文德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諸軍至下辯聞仇池解圍欲還
遣人謂豹子曰宋人耻敗必將復來軍還之後再舉為難不如練兵蓄力
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魏以豹子為
仇池鎮將楊文德遣使來求援秋七月癸丑詔以文德為都督北秦雍二
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德屯葭蘆城以任詵為左
司馬武都陰平氏多歸之 甲子前雍州刺史劉真道梁南秦州刺史裴
方明坐破仇池滅匿金寶及善馬下獄死 冬十一月將軍姜道盛與楊
文德合衆二萬攻魏濁水城魏皮豹子河間公齊救之道盛敗死

二十四年冬十二月楊文德據葭蘆城招誘氐羌武都等五郡氏皆應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仇池鎮將皮豹子帥諸軍擊之文德兵敗棄城奔漢
中豹子收其妻子僚屬軍資及楊保宗所尚魏公主而還初保宗將叛公
主勸之或曰奈何叛父母之國公主曰事成為一國之母豈比小縣公主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八
戔魏主賜之死楊文德坐失守免官削爵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八

